

社會主義革命問題大名

戀愛與革命

卡 泰 耶 夫 著

陳 傑 譯

▶ 第三幕 ◀

上海新時代出版社發行

新時代戲劇叢書

第一輯

戀愛與革命

維多利亞著

陳傑譯



新時代出版社發行

戀愛與革命（三幕劇）

人物：

 朱利安（法斯耶）×××××的團員；一個真摯的工人，態度樸實而粗率；一個誠懇而不事修飾的人

Abram（阿勃南）也是×××××的團員；和法斯耶同居，是他的好友，但頗有庸俗的嗜好，和法斯耶的真摯恰好相反。

Tonya 湯耶（她的全名是 Antonia Kuznetzova 安東尼亞，古斯尼所化）一個真摯的×××××團員。她蔑視女性的輕浮，立意要和男人一樣地堅實，一樣地有用。她對於自己的美貌不自覺，也不發生興趣。

Ludmilla（陸眉娜）：一個典型的女性的女人。她不是青年團的團員。她的興趣完全集中在自己的美貌，家庭的享樂，和男朋友們上面。

Cem. Blovin (佛黎菲亞士同志)：一個年老些的××××黨徒。比上面四個青年都聰明些，有經驗些，但和他們是很要好的。

Emilian (愛米里恩)：羣衆的詩人。一個身材高大，行動遲笨，頭髮黃色的巨人。他的外貌，與其說他像詩人，無寧說他像碼頭工人更妥當些。此外還有××××青年男女團員若干人。他們都是得快樂時且快樂的人，常常把馬克思和 Vodka (俄國酒名) 混合，

Sasha (沙夏) 陸眉娜的姪兒。不說話。

時間：現代

地點：莫斯科

第一幕

佈景：一間典型的，喧鬧的，都市化了的，莫斯科住宅的房子，像鄉村的茅屋一般地骯髒，沒有人打理。右方台後有一破爛的門。

屋裏的一角放着一張破舊的，有柳條花紋的彈簧墊褥，下面承着四塊磚頭。夜間這張是床，日間則是一張沙發。床上放着一個發了霉而沒有枕袋的枕頭。床旁放着一張舊的凳子。牆上掛着一條舊褲子，此外還有一個自製的粗笨的無線電收音機，這便是法斯耶的一角。

阿勃南的一角在房子的彼端。那裏只放着一堆書籍和文件。牆上有幾枚鐵釘，是用來掛衣服的。前景的一旁，有一個鐵的污水盆。天花板的中間掛着一支唯一的，沒有燈罩的電燈泡。第一幕進行中，這燈開了後，房中的混亂與寒酸都被一照無遺。正在電燈的下面，有一張木的花園凳，把這張凳拖到這間房子來，大概是一件英雄的事蹟。凳身刻着人名縮寫。和一個巨大的，被刺穿了的，可見它以前是有過歷史的。凳上放着一本厚得使人難信的列寧底作品，它的用途是：日間使阿勃林頭痛！夜間可以當枕頭用。

前景左，對着觀衆的地方，有一隻窗。窗門上的玻璃已破爛，用舊布塞着，窗

上掛着一條吃剩的香腸。

間幕的時候，房間裏完全黑暗，唯有街外的燈光，很微弱地由窗門透進來。

在台後，門外的走廊裏，可聽見陸眉娜底像糖一般甜的聲音，和法斯耶底關心的聲音。

法斯耶 這裏來，陸眉洛支加，這裏來。不要在走廊裏走錯了路呵！

陸眉娜 見鬼！不知什麼把我的裙子鈎住了。

法斯耶 哦，那不過是那輛腳踏車罷了。讓我牽着你。

陸眉娜 Darn！真慙愧，貓兒。你這條走廊差不多有兩里路長，連一支燈也沒有！

法斯耶 燈泡上星期燒壞了。

陸眉娜 你每月有九十盧布，也不夠買一隻新的嗎？

法斯耶 這可沒有想到。當心不要碰倒碗碟櫃。不知爲什麼總是沒有工夫來打理

這些事。我日裏要工作，夜裏又要讀書……進來吧。

（法斯耶入場，陸眉娜跟着入來。法斯耶穿着一身和他底嚴肅的性格不和諧的衣服，使他很感不快。他那條鮮艷的蝴蝶形的領帶，梳得光滑的頭髮，半陸軍裝的帽子，和熨得很齊整的衫，顯見得是陸眉娜的工作。但陸眉娜那套帶有女性底誘惑力的衣服，倒是她個性的一部份，陸眉娜生得像貓一般地美麗。）

陸眉娜 親愛的，你真可憐，沒有人有空來攔你。你等着吧，親愛的，現在我要驅策你了。

法斯耶 不錯。驅策我，推使我去工作吧。這就是我們在婚姻註冊所簽約的緣故了。當心。等一會兒，讓我先換上電燈吧。我們所需要的，就是這樣一個的房間，可惜傢私略少一點就是。

（他在黑暗中顛蹣着，焦急地摸索着電燈掣）。

陸眉娜 我急欲看看你所住的地方呢。

法斯耶 他媽的，我找不着那枝鬼燈。阿勃南，你在家嗎？

陸眉娜 什麼話——我不是一個人在這裏住的嗎？

法斯耶 eh…eh…我忘記了告訴你。但是阿勃南是一個極正派的好人。陸眉娜，親愛的，你不要擔心吧。

陸眉娜 原來你還有一個同房間住的人！哼！那倒是個極妙的新婚禮物呢！我以為同住的人大概也結了婚罷！

法斯耶 誰？阿勃南結了婚？決不會的——他是一個獨身主義者呢！

陸眉娜 他知不知道我們結了婚呢？

法斯耶 是了……他現在尚不知道，不過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我敢打賭，你等着吧，他一定要歡喜到跳起來呢。

陸眉娜（斥責地）唉，法斯耶……

法斯耶 不要罵我了……他就要回來的，我立刻就如此這般告訴他，說我們已結

了婚好了……沒有什麼可怕的事。最要緊的，還是你不要擔心，陸眉娜，親愛的。其實他是很少在家的。他媽的，那支鬼燈那裏去了？他不過夜間回來睡覺罷了。不要擔心，我們無論如何也有辦法的。我摸着它了。（他開了電燈，顯現出那所無人打理的房間，恰好和他們的整齊的衣服成一對照），自然，我們不能說這是富麗的。你要知道，最大的原因就是沒有太多的傢私。你以為怎樣呢，陸眉娜親愛的？

陸眉娜 像豬欄一樣乾淨！還有霜！

法斯耶 那不過是因為窗門不曾補好，冷氣侵了入來罷了。你聽我的話吧，陸眉洛支加，不用大驚小怪的，你等着吧，我們把東西逐件添置好了。我們可以補好那扇窗門，我們可以買一隻新燈泡掛在走廊裏，我們可以把房間打掃乾淨。一切都會好的。

陸眉娜 你和你底朋友真正一起住在這……馬廐裏面嗎？

法斯耶（不太熱烈地）

陸眉娜 你睡在什麼東西呢！

法斯耶 我？我睡在這張……床上面。他睡那張長椅。信不信由你，那張椅子確是很舒服的。它是由清池公園來的。你不要擔心，陸眉娜支加。假如你喜歡的話，我可以開了收音機。這是我自己做的。它可以收到長距離的播音……很遠的地方……我可以收到柏林等等地方的廣播。陸眉洛支加……你爲什麼不說話？你不想和我談話麼？

陸眉娜 你去和你的收音機談話吧，我可不是擴音器。不要說廢話了，我想我們每月有九十盧布，也可以買回多少東西的。你的棉被在那裏？

法斯耶 我並沒有棉被。

陸眉娜 你蓋什麼呢？

法斯耶 我蓋我的大衣。你不要擔心；那是一件棉花夾心的大衣呢。

陸眉娜 你的腦袋才夾了棉花呢，我願永不會見過這樣的房間，什麼東也陸眉洛支加，西也陸眉洛支加的！我們所有的，就只得一隻枕頭！多難看的枕頭呀！（一隻手提起枕頭，像枕頭就是死耗子一樣）。令人看見嘔心。你們怎能在這地方睡呢？

法斯耶 我們睡得很舒服。我們輪流用這枕頭，譬如今天我枕枕頭，他便枕列寧；明天我就得枕列寧，他便可以枕枕頭了。

陸眉娜 隨處都是污穢。污穢！污穢！污穢！污穢！活像一個豬欄。你看這堆塵埃吧。我不敢打賭，你足有一年未曾掃過這房子的。

法斯耶（被冤屈地）：什麼話！我兩星期前自己親手掃過了的。

陸眉娜 你有火酒爐嗎？

法斯耶 沒有……

陸眉娜 很喜歡聽這樣的話。你等着吧，親愛的丈夫。（憤慨地在房間裏行着，

像一位軍官在排列他的兵士一般地）我要把床放到那裏！把桌子放在這裏！一張椅子放在那裏！另一張椅子放在這裏！這樣！一個火爐放在這裏！櫃子放在這裏！

法斯耶 是了。這樣才是一個真正的管家婦，一個終身的伴侶，一個我所需要的人呢！

陸眉娜 碗碟放在這裏，那邊要掛幔幕。

法斯耶 我想，幔幕未免太過罷。無論如何，這都是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陸眉娜 什麼話！假如這也算是小資產階級的話，那末你最好不要和我簽婚約。

你還是乖乖地不要做聲吧。（又在打算着）。我們可以把磁器櫃放在這裏。A

HH A！是了！你在這裏等一會，讓我跑到姊姊那兒去搬多少東西來吧。無論如何，你不能叫我在這馬廐裏睡的。這裏有掃把沒有？

法斯耶 沒有。

陸眉娜 去找一柄來吧，你明白嗎？我走了之後，你便把這地方打掃乾淨。

法斯耶 是的。

陸眉娜 小貓，……你愛我嗎？

法斯耶 百份之百地。

陸眉娜 那末你來親親我那小小的鼻子吧。

法斯耶 陸眉洛支加！（擁抱着她）

陸眉娜 ……你瘋了嗎？放開你的手！（畏羞地掙扎着）。

法斯耶 陸眉洛支加……喂！怕什麼呢？

陸眉娜 因為……再見吧，我的人！不要忘記了，地板要一塵不染的！

（陸眉娜出）

法斯耶 她的人？這就是我所入的牢籠了！結婚是好的，見鬼！（以手槌牆，大聲高呼）尼古諾羅夫……你有掃把沒有！你在家嗎？一柄掃把！他媽的！

（湯耶進來。她雖然穿着落拓的，有男子氣的衣服，但仍不能掩蔽她的美。她的頭髮剪得很短，頭上戴着一頂男子的小帽，下面穿着一條闊而長的裙子，上面一件絨織的衫，上披於羊皮的雨衣。帶着她用毛巾包着的一包書籍，一把牙刷，一個鐵杯，和一大堆什物。）

湯耶（在門口）阿勃南，你在這兒嗎？

法斯耶 他尚未回來呢。喂，喂，……那是你嗎，古斯尼所化？許久不曾見過你的面了。

湯耶 法斯耶！你好嗎？

法斯耶 湯耶……（略帶感動）你來看看阿勃南嗎？

湯耶 是的，來阿勃南這裏，他什麼也沒有對你說過嗎？

法斯耶 沒有，從昨天到現在我尚未見着他。讓我清楚地看你一下吧，來，讓我看看吧。

湯耶 我又不是不一樣？又不是尋常一樣？你呢，你在這裏幹什麼呢？

法斯耶 我在這裏幹什麼嗎？那可沒有什麼。我是在這裏住的。

湯耶 你在這裏住？你在這房間裏住嗎？

法斯耶 是的，在這間房裏住。

湯耶 你的意思說……你和阿勃南同住嗎？

法斯耶 是……是和阿勃南同住。……但現在……

湯耶 他一句說話也未對我講過！

法斯耶 假如他對你說我和他同住的話，你一定早就不來了，是不是？

湯耶 是的——就是說，完全不來這裏……哼……一角是阿勃南的嗎？（她指着

那放着一堆書的一角）。

法斯耶 這就是阿勃南的。

湯耶 是嗎？……也還不錯……還算寬敞。阿勃南在那裏睡？

法斯耶 在那張椅上。這一角是他的，那一角是我的。……是的……這就是我們的大概情形了，湯耶支加。

湯耶 我就在這裏坐一會兒吧。

法斯耶 是的，是的。你在這裏坐坐吧，阿勃南就要回來。他常常是這個時候回來的。我也有些說話要對他講，……但是，你要知道，這是怪難爲情的。……（探首出走廊）拉賓羅維支！你有掃把沒有？沒有嗎？真倒霉！誰有掃把呢？九號房有嗎？好極了。（對湯耶）喂。你看，我們要把房間掃掃……否則不太……而好像沒有人有掃把似的……喂，……我們已有幾世紀不會見過面了……你現在暫時不要走吧。

湯耶 我並不想走。

法斯耶 我立刻就回來，轉眼便回來的。

（他像煞有介事地跑了去）

湯耶（獨自言語）：好！也沒有什麼辦法。

（她打開毛巾，把牙刷，鐵杯，等物取了出來，放在一個架上。她摘下了帽子，戴上一條紅頭巾；換句話說，她是搬了入來了。）

阿勃南進來。他只是穿着一件高領的，藍色的俄國工人的服裝，他沒有刮鬍子，頭髮也未梳，他很辛苦地背着一張木工椅的工作桌，手裏還挾着幾本書。）

阿勃南 古斯尼所化，你已來了嗎？你取到那本潑洛尼哥夫的書沒有？

湯耶 我們至多只能借到禮拜二。我還要以人格來擔保呢。

阿勃南 我們要一起讀它。你看，我終於得到了這張著名的桌子了。還有，現在我想起了，他媽的，爲了那王八的婚姻註冊所，使我遲到××青年團的集會。

你也遲到嗎？我現在問你爲什麼我們一定經過那王八的手續呢？好像我們不註冊便不能同居似的。誰能從那裏受到一點好處呢？

湯耶 那是對小資產階級和富農的讓步罷了。